



常香玉：谁说女子不如男

北京郊外，中国航空博物馆里，珍藏着一架米格-15战机——“香玉剧社号”。这是在抗美援朝最艰苦的时刻，年轻的豫剧演员常香玉向正在朝鲜与“联合国军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的战机。

1951年盛夏，常香玉率领“香玉剧社”为筹集捐献战机资金，冒险千里巡回义演。在她的少年成名地开封，父老乡亲敬佩“香玉仗义，爱国不爱财”，负粮相携看戏；在武汉，《花木兰》连演十多场，观众一场比一场多；最轰动的是广州，爱国华侨义卖金表，买表的人再捐金表，几经辗转，一块表升值几十万元。常香玉半年内义演180多场，观众达30多万人，募集了买战机所需的15亿元（旧币）。常香玉的壮举感动了人民领袖，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发通讯——《爱国艺人常香玉》；周恩来总理专门接见，热情赞扬：“香玉同志，你了不起！”

常香玉（1923—2004），一个出生在河南农村的苦孩子，为了不做童养媳，9岁拜师学艺，凭着聪颖、好强、能吃苦，12岁便成了“角儿”，在戏班挑大梁。

1937年，常香玉在张福仙等人的扶持下成立中州戏曲研究社。1948年，在西安创办“香玉剧社”，后为适应演出需要，聘请了一些豫剧演员，并改名为“香玉剧社”。就这样，她在梨园内外声望远播，闯出一片天地。但和许多旧时代的老艺人命运一样，常香玉也曾受恶霸欺凌，乃至以死抗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常香玉和她的“香玉剧社”翻身得解放，从此她以“戏比天大”的豪情，活跃在新社会的文艺舞台上。她积极投身戏剧改革，演出了《花木兰》《拷红》《断桥》《大祭桩》《人欢马叫》等经典好戏，而且创立了豫剧常派艺术。

常香玉嗓音圆润、醇厚酣畅、情声兼容的唱腔，刚健清新、落落大方、个性鲜明的表演，塑造了花木兰、红娘、白素贞等巾帼形象，奠定了豫剧在中国戏剧舞台的地位。那铿锵豪迈的唱段——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、“男子打仗在边关，女子纺线在家园”，传遍神州大地，经久不衰。1994年常香玉荣获亚洲最佳艺人终身成就艺术奖，2007年她被国务院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。

豫剧《花木兰》讲述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。戏画展现的是，当年常香玉为抗美援朝捐献战机，义演《花木兰》的中帼风采。

做印布/绘

周翎/文

梨园情

淮安市侨联
周恩来纪念馆管理局 联办
淮安日报社

昨夜，你枯瘦精干的身影在梦中走来走去，你是去送戏下乡，进村收集民歌，为哪家店铺写招牌，还是奔波在争取剧团活动经费的路上？

你是父亲，去世十多年了，我时常梦见你。你是我的父亲，可许多时候，文化站长的身份总覆盖了父亲的身份。文化站长，似乎是你今生注定的命运陈辞：一介寒门子弟，在那个朝不虑夕的年代考上师范学校，成了一名“文化人”，并将文化转化成为一种坚定的天赋和责任，一头栽进你一生的“文化梦”。

是的，就像一场梦，你在这场梦中倾尽全力，披肝沥胆，渴望梦想成真。

忘了是哪一年，只记得那是个寒冬，你说老百姓不识字读不了书看不了报，那就演戏给他们看，于是你决意要办个像样的剧团。没有人员，没有场地，没有经费，而你在梦中已经开始着手筹办。

一身灰蓝色中山装，一个破公文包，一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，你出发了，像个朝圣者，一个求取百姓文化真经的圣徒。你走村串户发掘戏曲人才，你到处争取演出经费，你殚精竭虑创作剧本、排演节目。许多个晚上，望向你回来的方向我心神不定。路灯昏黄，大雪漫天，迷迷蒙蒙，真像一场梦，心中恍恍惚惚掠过“等

乡村暮雨

窗外终于下起了潺潺的雨，青色的苍穹，古暮的村庄，一派安闲虚静的意味。我坐在房子里看书，油墨味缓缓飘散，纸页沙沙地响，真像一阙温雅悠淡的古乐。

我的房子是乡下老旧的样式，瓦房泥墙，一面背阴，一面向阳，檐下长着些经年的青苔，走上去滑得厉害。房舍四周尘泥斑驳，每日天光总会如期而至。朋友说过好多次了，能翻修就翻修一下，可自己向来疏懒，总嫌麻烦，于是一拖再拖，直到现在依旧如故。也是，自从母亲搬到杭州大哥那里居住后，这间老房子就一直闲着，我也只是偶尔从城里回来转转，寻找一些古旧的感觉。老宅里，那些雕花的木格窗子，泛黄的墙纸，我总是舍不得拆除。

以前，随同祖母居住在乡下，落了雨，就只能呆在屋檐下闲坐着。祖母和族里的几位老太太常聚在一起打牌——那种印了精致花纹的纸牌，她们一边说着闲话，一边把牌页整齐地放在面前的木凳上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隔壁的四婆牌技很好，她盘了腿，用自己的小脚撞着别人，说，快呀，该你出牌了。大家呵呵地笑着，都骂她是老牌精。谈笑久了，她们就管祖母要茶水吃，祖母用青花瓷碗倒了泡好的老花茶，放在椅子上，袅袅地散着水汽。院子里的雨哗哗地落着，天暗沉沉，很是温厚。待到天色昏黑时分，她们才踏着小腿，拄了拐棍各自回家去。门吱呀一声响了，背后只见她们稀疏的髻，慢吞吞的脚步。

那会儿，祖母的屋里有好几张槐木椅子，都是请河南的师傅做的，那些光滑的靠背优雅地弯成弧，细竹片儿蓬在骨架间，坐上去很是舒服。据说南方的山区有用藤条做椅

我的心中弥散着细细碎碎的雪花般晶亮的向往。

向往什么，当年的我并不知道。而多年后，当我也从事基层文化工作，忆及那晚的心情，只觉所谓的命运也罢，机缘也罢，似都纠缠于那晚模糊的向往。那种向往，未明意涵，潮湿绵软，如黑海的灯，远山的塔，虽不可及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沉淀为一种情怀渗透入心。以致长大后，绕过来绕过去，还是做起了文化工作。这才明白，文化站长对你而言，哪里只是一份单纯的工作，分明是一个向往，一种深情，一份情怀——火热的文化情怀。难忘你病重时，将一沓厚厚的民间手工艺、歌谣、戏曲等材料交于我，一字一句，都饱含你深重的思虑与情怀。

人间别久不成悲，可总有许多时刻，不自主地想起你。每次去社区文化站，看着宽敞明亮的活动室，便为你深惋叹息，文化站长的你当年竟连个固定的办公场所都没有。

儿时，文化站就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也是文化站。家是流动的不确定的，从小街东头搬到西头，从北面搬到南面。有次放学回家，被邻居告知：你家搬了。我问母亲为何总搬家，母亲回答得异常清醒：还能为什么，被人撵走了呗，什么文化站长，没权没钱，一天到晚做些没用的事，

茅店月



夕照 / 周文静 摄

的绿草间休憩，都是很有意思的事。宋人的笔记里，见他们以鸡犬相称青蛙，大约是从其声音而言的。想来也是，夏日的黄昏，坐在庭院中歌凉，总会听到它们呱呱的鸣噪，悠远的，却又仿佛很亲近。多年以后，住在城里的层楼中，我就很少听到这熟悉的乡音了。

前段时间回乡，正是烈日当头的光景，乘了几小时的火车，惹得满身尘土，才算到了家。门依旧锁着，铁黑的门环扣在漆皮斑驳的扇板上，一片萧条。祖母去世后，她住的那间房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物什，老照片都散失了好几张，我曾打着灯笼寻找，却终究没有见到什么。

去年母亲去杭州时，她曾打算把这间老房卖掉，一来没找到合适的主顾，二来，也有点舍不得。于是，老房子就那么留着，窗格子上布满了蛛网和灰尘，庭院里生了厚腻的苔痕，下了雨，我走着兀滑得厉害。母亲打电话说，杭州雨多，石板桥上全是细细的水。我微笑着回她，那就好好的保重身体，过几日有空了，我就携妻去看你。

荣根妹

不到了等不到了”，而当漫天飞雪中传来“咣当咣当”的车声时，我的泪都下来了。

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你的剧团开演了。那天晚上，露天电影院融化了冬日最后一场雪，簇拥来了春花般绽放的人群。那天演的是哪出戏记不清了，沸腾的快乐消融了一切。台上是戏，台下也是戏，我跌落在浓墨重彩的角色中，迷醉在欢声笑语的人群中。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春寒料峭的空气中充盈着盛大得近乎悲壮的欢欣，而

人家不欺负你欺负谁。我的心中掠过阵阵惶恐，涌上浓重的疑云——怀疑你作为一个父亲的身份，你为何连个固定的家都给不了我；怀疑文化工作，这样不被重视还拼命苦干到底为什么；怀疑那令我儿时时时搬家的权利，文化工作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。当年的我无法想清楚，长大读书后，终于找到一个词语形容那些年的你——“丧家犬”。那些年的你，分明是一个不得志之人的面孔，搭上一辈子的精力终究是个卑微的文化站长，一次次被厌弃被驱赶被逐离。欲酒无知己，欲诉无人懂。

你在生命最后的日子，一日日枯坐在轮椅上，寂寞的神态令我心酸。我知道你无能为力了，无可奈何了，也无力挣扎了，可我却没能想出合适的话语给“失败”的你一点安慰，只是逐渐麻木地习惯了你的凋零与沉默。而当年的你却用何等坚韧之心将委屈不甘转化为昂扬不屈，将一方文化工作尽心尽力做下去。无论是各级检查，还是文艺调演，还是民歌民谣收集，各项工作你都尽了全力。

你是多才多艺的父亲，你写的剧本不仅供剧团演出，还刊登上了国家级杂志。你的烙铁画多次在书画展展览，你的书法，尤其是隶书，多次获奖。至今犹记，每到春节前夕，常有人进门就喊：荣站长，请荣站长给我写个牌匾呢。来人给你点上支烟，你便呵呵笑着，展纸研墨，挥毫泼墨。那些年，漫步家乡小街，商店门楣上全是你写的招牌，每家每户门上都是你写的春联。你并非知名书法家，你的字却这样深入家家户户，为小街的人所喜爱，这是一名文化站长，更是我，最宽慰的荣耀吧。

唯彼穷途猝，知余行路难。其实，若用世俗的眼光来看，你完全可以不走基层文化工作这座“独木桥”。我总爱一厢情愿地假设，假设你当年将其中一样特长作为终身追求，或许会成为一名作家、画家，或书法家，亦未可知。你却将本可以发展的才华搁置埋没，一头扎进基层文化工作。

你是我的父亲，你是一名文化站长，你一生奔走在基层文化工作的命途上，而今我是你的同道中人，奔走在又一场文化梦中。我似乎看见了你的命运，或早或晚，我会成为你，也会越过你，为我的文化梦衣带渐宽终不悔。

手擀面

胡长江

过去许多美好的东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质的丰富，几乎消失不见了。那些纯粹而简单的事物却让人永远怀念、回味。

小时候好吃的东西很多，奶奶做的手擀面是我们最爱的。

每每在街头吃上店铺里的面，自然会想起小时候奶奶做的手擀面，再怎么吃也吃不到奶奶那种独有的味道。感觉街头那些面虽也是“手擀面”，但松软，没劲道，更没有那份期待与喜悦。

那时，只有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（多是远方亲戚），才会做手擀面招待客人。偶尔的，奶奶也会切一顿手擀面，让一家人一起解解馋。

奶奶做手擀面，绝对是个精细活。而且前一天她就会告诉一家子，明天中午切手擀面吃，于是，一家子都很期待，很高兴。和面很是讲究，有许多要领，奶奶选面主要选那些特级面，比较白。面在和的时候，要把握好水的份量。水要刚刚好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，多了，面太烂，很难揉得起来；少了，又太硬，揉不动。面和好了，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揉面。揉面既是技术活，又是力气活。有时奶奶要揉半个小时以上，头上都渗出汗水来。母亲因个子矮，又比较瘦，揉几下便没力气了，所以母亲不喜欢做手擀面，也很少做，而且也没奶奶的好吃。那面，在奶奶的手里，左翻右翻，忽远忽近，面儿慢慢均匀，不抖不颤，像有磁性一样牢牢地聚在一起，又像钢琴琴键一样，手法灵动、圆润、收放自如。揉好，并不歇口气，接着擀面。奶奶用的擀面杖很重，我们那时候都拿不动，偷偷拿着快要掉时，奶奶立即过来接住，而且告诫我们以后不准拿老爷柜上的擀面杖，怕砸到我跟妹妹的脚。奶奶擀面，擀到边擀到沿，粗细均匀，厚度一样，圆周的，那一大摊面像一个大盘，又像一个大磁盘，更像奶奶头上裹着的绿头巾。面擀好后，便准备切面了。这下要看奶奶的刀功了，那手法，力透刀背，刀像听奶奶的话一样，密不透风，一下一下切下去，我和妹妹在旁边都看呆了，看不到哪是奶奶的手，哪是刀，那面条也一圈圈有序地退开，很快面切好了，奶奶开始把它们放到撒了面粉的簸箕上。我和妹妹这时相互望一眼，跟着奶奶向厨房跑去。

奶奶下面有个讲究，就是锅一定要烧开，面才可以下，而且面条是一圈一圈撒下去，不紧不慢，有条有理，这样，面才不会粘锅。那些面条，在奶奶这里，好像是指挥员手下的兵。母亲早已在厨房把大锅烧开了，面条一圈圈撒下去，在沸腾的水里欢快地跳跃着，奶奶像渔夫撒网一样，网住了一锅的希望。在我和妹妹渴求的眼睛里，充满了对美味与幸福的向往。

奶奶的手擀面要细可细，要粗可粗，更多是粗细均匀。面条长长的，像一条丝带，劲道十足，不沾不腻，越嚼越香，那时我们能吃两大海碗，肚皮儿撑得高高的。奶奶疼我，有时和面的时候会放两三个鸡蛋，使面条更香、更好吃。

奶奶不光手擀面做得好，奶奶做的洗头也很好吃。油在锅里烧得滋滋响，吓得我和妹妹直往后退。奶奶的洗头有很多种，有辣的、酸的、卤香的、蒜香的、酱香的，等等。一碗碗的手擀面还没有端上桌，早已香飘一屋。一口下去，滋滋有声、满嘴留香。我和妹妹吃得比较急，一边吃一边比赛，看谁吃得快，吃得多。那嘴、那脸、那手，甚至衣服上，都沾了面渍、油渍。“奶奶，我先完了，我还要！”我一吃完立即端着碗百米冲刺似的跑到奶奶那里，奶奶总是笑着说：“别急，别摔了，都有，都有！”

记得那时许多镇上千部下村时，总指名跟父亲说：“今天到你家，还吃胡奶奶做的手擀面。”

眼前，不时浮现奶奶做手擀面的场景，想起我和妹妹缠着奶奶要做手擀面给我们吃的情形，想起奶奶对我们的期待与疼爱……

是呀，那香味，早已浸入骨髓。那至亲的味道，一直都在梦中招呼着。